

※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※

我們所認識的韓南教授夫婦

艾朗諾*、陳毓賢

上星期一早晨，毓賢與我在上海旅館裏各自上網，異口同聲喊叫：「哎喲，韓南死了。」晚上和中國友人聚餐，發現大家都已知悉他兩天前，即四月二十六日，在麻州劍橋突然辭世。我翌日在復旦大學講《夷堅志》，有學生提問為何中國的小說一般都那麼短，沒有史詩；我說明清小說就有很長的。在座的陳引馳教授補充說：「我們必須把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分開講。剛去世的漢學家韓南 (Patrick Hanan) 指出中國文言小說包括《聊齋志異》在內都偏短，但源自口傳的白話小說就不同，敦煌的變文是很長的。」

我們星期三回到加州，郵件堆裏赫然看見有韓南寄給我們的英譯《蜃樓志》，郵戳是四月二十二日，他身體必定已很虛弱，是他兒子代他題字代寄的，不勝唏噓！

他研究《金瓶梅》，翻譯《肉蒲團》，轉變了我們對中國小說的看法——這位東西半球學者同哀悼的韓南，究竟是位怎麼樣的人？

韓南一九二七年在紐西蘭出生，本來研究英國中古小說，到了英國修博士時才對中國文學發生興趣，便從頭再念起。他有幾年留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書，到了美國後，最初五年在史丹佛，後來便一直在哈佛。在他們那一代的漢學家中，韓南是個異數。當時把中國的東西當為學問研究的人不多，一般漢學家憤世嫉俗，自命非凡，韓南卻為人極低調。更令人訝異的是，他研究的領域竟是當時學者所不屑的通俗文學，而且是色情小說。

鼎力爭取哈佛聘任他的是海陶璋 (James Robert Hightower) 教授，是我的博士導

本文原刊載於《東方早報·上海書評》，2014年5月18日。

* 艾朗諾 (Ronald Egan)，史丹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。

師。我七十年代初上韓南的課時，他剛到哈佛不久，非常拘謹，主要講小說的版本問題，有些同學抱怨太枯燥了，他最早的博士生是現在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書的梅維恒 (Victor Mair)，本來就對佛學有興趣，論文便研討敦煌變文。

韓南穩打穩紮地梳理了一些小說的版本後，就關注小說的風格，發現不同時代的小說有不同的風格，從而勾勒出中國白話小說史。他翻譯了《肉蒲團》並有專書談論其作者李漁，後來研究《兒女英雄傳》、《風月夢》、《海上花列傳》等十九世紀小說以及基督教用以傳教的敘事文本，並翻譯《禽海石》、《恨海》和《黃金崇》這些少為人知的近代小說。今年八十七歲的他剛出版了英譯《蜃樓志》。

韓南長期做系主任，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六年間還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，總是按部就班秉公辦事，從不徇私，遇上問題盡力找個圓通的解決辦法。他若對任何人不滿，不會在背後冷嘲熱諷，更不會當面斥責，最多避免和其人往來。他不高興蒙古學家柯立夫領薪水一定要祕書把支票送到他辦公室，柯立夫去世時便不參與寫哈佛同仁例行在校報刊登的悼文。他有份英國紳士式的矜持，卻沒有英國紳士那種冷眼看人間老謀深算的態度。他很有幽默感，只是不輕易炫露罷了。記得錢鍾書一九七九年訪哈佛，見到和他一樣博學的清華老同學方志彤大喜，韓南形容錢先生：「像一瓶經搖晃的香檳酒，『砰』地一聲打開，各種語言便噴射出來。」

韓南退休時，同事和前後學生替他辦了個宴會，幾位事業有成的女弟子相繼站起來說她們當研究生時，教授普遍看不起女生，只有韓南尊重她們。他的女弟子包括衛斯理學院的魏愛蓮 (Ellen Widmer)、芝加哥大學的蔡九迪 (Judith Zeitlin)、哥倫比亞大學的劉禾和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袁書菲 (Sophie Volpp)。韓南把藏書全捐給了哈佛燕京圖書館，對這決定很得意，說是一舉兩便，再不必為書煩惱，而因家住得近，仍可隨時翻看。

韓南對妻子忠心不渝，兩人恩愛六十多年，在漢學家中也是少見的。

記得我做學生時，韓南夫婦有一次在他們的寓所辦了個雞尾酒會，請了幾個同事和學生。他們家離學校很近，面積不大，但擺設很雅致，廚房天花板開了個天窗，額外明亮。事後毓賢說：「韓南太太真是個沒有城府的人。我把空杯子拿到廚房遇到她，她對我說她今天戰戰兢兢，緊張透了。」我才想起當晚有人問起他們的獨生子，韓南夫人說：「他自從商學院畢業，錢賺得比他老子多。」韓南有點靦腆，顯然感到妻子說了有失身分的話。但她這麼一說，大家都輕鬆下來，在那講排場講氣派，人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哈佛高壓氛圍裏，仿佛開了一口天窗。

也許因為毓賢也是個直腸直肚的人，所以和韓南夫人安娜特別投緣。我們兩家親近，是我們女兒瑞思出生後的事，母女從醫院到家沒幾天，安娜就帶了禮物來看娃娃，向毓賢傾訴她兒子怎樣難養。她當時還未抱孫，便把瑞思當自己孫女。毓賢雖有點受寵若驚之感，但亦被安娜井井有條的內心世界所吸引。

安娜生長在德國北邊臨海的一個小城裏。她說德國二戰時人民真苦，家家戶戶自己種土豆，土豆收成便小心翼翼分成三堆，半爛的先吃，再吃有瑕疵的，沒有瑕疵的則放在地窖，希望能保存到明年春天吃。她的妹夫被納粹當炮灰陣亡。戰後更苦，美軍把德國轟炸得一塌糊塗，積屍橫路血肉淋漓。她一個人跑到倫敦謀生，在醫院裏工作，遇到韓南，兩人一見鍾情，不到三星期便旋風般地結婚了。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矜持靦腆的學者，愛上一位坦率的醫護女子，兩人都離家獨居，一旦表露情感便一發不可收拾。他們生了孩子後，韓南仍是個窮學生，嬰兒不知為什麼吃了奶總嘔吐，不斷嚎哭，一天天消瘦，他們沒車，只好抱著孩子坐大巴到處求醫，最後診斷是先天腸道畸形堵塞，孩子已奄奄一息，馬上開刀救了他一條命，這是他們夫婦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。

一九五七年韓南到中國進修，安娜便領了學步不久的兒子乘了海輪，萬里迢迢投奔人地生疏的紐西蘭，才發現在鄉下的韓南家雖然曾出過主教，卻仍然沒有電力，太陽西下人人便上床睡覺，但他家人待這德國媳婦極好。

安娜把家整理得一絲不紊，讓韓南無後顧之憂，專心做學問。她理財有道，省吃儉用在離劍橋約兩小時外的科德角海邊買了一塊地，建築了兩棟房子，一棟自己週末和假期住，躲避了許多劍橋無謂的應酬；一棟租了出去，後來賣了讓他們晚年生活很優裕。

韓南做了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後，常到中國甄選有潛力的學者，讓他們到劍橋進修，安娜有時也跟著去。她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，但愛看京戲。有一次韓南要複印一些書，列了單子給她，叫她把單子交給圖書館複印員，安娜只見那幾位年輕女子用手抿著嘴巴偷笑，回去問韓南複印了什麼，原來全關於床第之事。

安娜除了種植花草和聽歌劇外沒有什麼嗜好。最大的享受是每星期天早上烹一大壺咖啡，和韓南對坐著悠閒地看厚厚一疊的週末版《紐約時報》，與他評論時事。夫婦兩人都非常反戰。談到美國進攻伊拉克尤其激動。安娜總對毓賢說：「你知道嗎？訓練軍隊就是教他們殺人。經過這種訓練後，叫他們怎能過正常生活呢？」她熱心公益，哈佛校園裏每年捐血運動她總不遺餘力。

毓賢為旅美中國學人洪業作傳，此書哈佛大學願意出版，很得韓南的支持。他說他把稿子帶回家，愛不忍釋，一口氣把它看完。

我們搬到加州後，毓賢到東岸出差，安娜偶爾與她相晤。瑞思稍大後，毓賢和女兒相約每五年在紐約一同過復活節。瑞思十九、二十四、二十九歲時，安娜也參加她們母女的聚會，三代女人一起逛博物院，吃館子，看戲，參加紐約獨特的「復活節遊行」。所謂的遊行，只不過是大家戴著奇形怪狀的帽子在第五大道招搖過市，非常開心。韓南和我都沒份。

韓南跟絕大多數人都合得來，尤其愛學生，但似乎沒有特別推心置腹的朋友，他們結婚六十周年紀念在劍橋一個小旅館裏設宴，除毓賢外只有家人和來自科德角數十年來同話家常的鄰居，韓南夫婦可以說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。

安娜數年前患了帕金森病，韓南平和地對毓賢說：「我們到這種年紀患這個病，好處就是病情進展得慢。」毓賢聽了很辛酸。安娜不能自理後，韓南對她照顧無微不至，事事躬身親為，安娜對此很內疚，毓賢總對她說：「你服侍他這麼多年，輪到他服侍你了，不是應該的嗎？」勸韓南多雇人幫忙。

安娜屢次進醫院，去年終於住入療養院，不幸韓南也病了，可是因病狀不同，必須住在另一個療養院。家在數小時外的兒子媳婦常來看他們，在哈佛接替他職位的王德威，住得不遠的魏愛蓮，《哈佛亞洲研究學報》的編輯韓德琳 (Joanna Handlin Smith) 也不時去看他。我去年八月到劍橋，從加州帶了袁書菲送他的 Kindle 去見他，他雖然瞎了一隻眼睛，仍相當樂觀，說《蟹樓志》已付梓，可開始譯《平妖傳》，這本書太有趣了。我怕久坐他會累，但他留我坐了一個半小時。

曾經和我一起上韓南課的梅維恒來電郵說他大概是韓南最後見的人。他四月二十五日到哈佛開會後去看他：「他見到我，就呼叫，『啊，Victor，我見到你好高興！』說得那麼激情，又像是很釋懷的樣子。接著又重說一遍，『啊，Victor，我見到你好高興！』他說我的名字時特別溫柔，我將永遠也忘不了。」韓南似乎不知道安娜在哪，對梅維恒說很久沒見她了。又告訴他兒子很關照他們，請梅維恒告訴兒子不必替他擔憂，他很好，安娜也很好。韓南第二天便去世了。

韓南就是這樣一個本性安之若素，處處為別人著想的人。他順暢的學術生涯必然助長了他這趨向。